《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

张 剑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晚清名士高心夔曾出入曾国藩幕府,并授读权臣肃顺府中,其手稿《佩韦室日记》虽所存无多,但其中所载肃顺的资料却有不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肃顺形象;肃顺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性格悲剧,但同时亦为一种时代悲剧。《佩韦室日记》中关于晚清政局和社会生态的记录,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高心夔;《佩韦室日记》;肃顺;晚清社会
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2-0122-10

《佩韦室日记》,稿本,五册,现藏浙江省图书馆,为晚清名士高心夔(1833—1881)所撰。日记起止时间为咸丰十年五月五日(1860 年 6 月 23 日)至同治四年二月十八日(1865 年 3 月 15 日),其中同治二年四月八日(5 月 25 日)之前系逐日而记,之后则择要而书,仅记十九则(其中同治二年四月八日后至岁末九则,同治三年七则,同治四年三则),可谓简之又简。据其自云:“其后南游,别有纪载。”①然南游记今已无从觅得。

高心夔原名高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号陶堂、东蠡,江西湖口人,其经历颇为传奇,年十九即中咸丰元年举人,后因父被太平军杀害,高心夔起乡兵复仇,投曾国藩幕,攻抚州,矛洞左腿;咸丰九年礼部复试,因试帖出韵置四等,罚停一科;然为肃顺所赏识,该年二月聘请教读其子;咸丰十年保和殿朝考,又因试帖出韵,再置四等,蒙恩归进士本班铨选知县,遂返乡守选,并营葬双亲。同治七年入李鸿章幕,同治十年署吴县令,光绪六年再知吴县,次年引疾退,卒。②

高心夔的日记留存数量虽然不大,但他曾授读权臣肃顺府中,其日记恰好记载了不少有关肃顺的资料,因而弥足宝贵;其日记还记录了一些晚清社会的见闻,也颇具历史价值。今聊为揭橥,以示同好。

一、主战果决的肃顺

肃顺(1816—1861),字雨亭(裕亭),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为其三兄。肃顺在道光中官位不显,咸丰时因其敢于任事,渐得重用,先后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清史稿》本传谓其:“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咸丰后期迭兴大狱,肃顺实主其事。如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试,因家人靳祥舞弊,肃顺竟坚持将柏葰处斩;之后又有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波及官商数百人,一向立身谨慎的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也险被重罪③。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肃顺扈从咸丰帝逃往热河,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咸丰十一年辛酉,帝驾崩热河,遗诏肃顺、载

收稿日期:2018-08-30
作者简介:张剑,男,河南遂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9)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佩韦室日记》同治二年四月八日后附记,下引该日记文字,均于文后括注日期。
② 高心夔生平,参见张剑《高心夔自画像及其与湖湘诗派之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③ 参见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前言》,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垣、端华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的政争逐渐激化,慈禧遂联手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废除了襄赞组织,奠定了此后垂帘听政的格局。

肃顺虽是辛酉政变的主角之一,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其是政争的失败者,又严苛骄横,不得人心,后世也多对之污名化,率多附会之词①。比如旧钞本《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就认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京师时,僧格林沁主战,“朝中惠、怡、郑三王及肃顺等,意在必和。上意竟为动摇。相持日久,迄无定见”②。但在《佩韦室日记》里,我们看到此时的肃顺是:

> 主人来谈,闻天津北塘夷匪势极猖獗,二十六日已接战矣。主人将有魏绛之事,留予略迟行期,许之。(六月二十七日)
>
> 将晚,主人来谈,连日夷匪逼压大沽,自二十九日克兴阿战殁新河,京兵死者数千,以宣化营引退,克军援绝,其地遂失,三十、初一两日未开仗,夷匪南围僧军,进踞汤二沽,与僧军共在陆地,相去五里,三面拒夷,一面临海,殆哉,殆哉。今拟加天津知府石赞清三品衔,令明宣谕旨,勒齐团勇,悬示赏格,能夺回汤二沽者,三十万以下惟所请,能保全僧军驱夷出北塘者,八十万以下惟所请,五等封爵不吝。又飞调山东、河南、陕西各驻防兵,可五六万勤王,五日后陆续至通州取齐。群议以主人督师,而监守复恐无人,正尔忧虑。此时总以全力图救大沽,若大沽全失,则天津西北之杨村、八里桥等处节节拒守,军集之后,死战而已。主人力排众议,诸邸以下不得再言和局,所办与吾党之意一切吻合。五日后主人出督各军,要予同行,许之。(七月三日)
>
> 是日晨闻大沽军败绩。午往潘伯寅园寓,询知僧邸已退回蔡邨,距京才百二十五里。大学士瑞麟督大军扼守通州,并不按险设立营堑,此军直不足恃。提督乐善最称宿将,初五日已战殁矣。午后主人来谈,置酒小饮,所闻津沽事略,闻副都统克兴阿并未阵亡,僧邸败退时尚殊死守某地炮台不下,今亦未卜存亡也。前两日畿内布置粗有头绪,是日知僧邸尚存,群议不欲复向主人,私意百出,庙堂之上局势一变。主人哽咽太息,辄唤奈何,尚有甚不忍为在坐言者。(七月八日)

学界曾就肃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争论不定③,而高心夔日记所云“魏绛”,系春秋时晋国卿,既有执掌军法、力斩扰乱军队的亲贵之事,又有和戎的伟功,此处到底是代指肃顺欲督军出战,还是前往议和尚可讨论;但据七月三日“力排众议,诸邸以下不得再言和局”,可见此时肃顺主战之意甚为坚决,且准备“出督各军”,“死战而已”,则前云“魏绛之事”当指督军更为合理;但由于形势变化,主张驾幸热河的僧格林沁并未阵亡④,其他大臣“私意百出”,遂不再附议肃顺,导致肃顺孤掌难鸣,徒唤奈何。

高心夔咸丰九年入京会试,馆于龙汝霖(字皞臣)处,肃顺在此处与高相识,大加赏识,是年二月礼聘高为西席教读其子,直至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出京为止,高心夔担任肃顺的家庭教师时间几达一年半之久,又系现场记录,所写应比野史笔记更为可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肃顺在战与和的立场上一直没有变化,王闿运《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即云:“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⑤但是,咸丰十年六七月间,郭嵩焘、王闿运皆不在京⑥,在京者系尹耕云、高心夔等人,因此肃顺至少在这一时期是果决主战的,把肃顺归于“意在必和”之列并不妥当。

---

① 如薛福成《庸庵笔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均喜以小说家笔法叙事摹物,夸饰想象,在所不免。

②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2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4 页。

③ 参见邵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肃顺等人不是主战派》,《安徽史学》1994 年第 2 期。

④ 文廷式《闻尘偶记》云:“文宗之幸热河,首倡此议者,僧格林沁也。其奏疏,余于张编修鼎华处曾见钞本,言战既不胜,惟有早避,词甚质直。”(《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748 页)

⑤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文集》卷第九补遗《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长沙: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288 页。

⑥ 据《湘绮府君年谱》载,王闿运咸丰九年三月假居晋阳馆后始识肃顺,该年十月王闿运已至济南,至咸丰十年十月始还长沙(见《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91—492 页);据《郭嵩焘年表》,咸丰十年四月十二日,郭已出都返湘,此后家居两年之久(见《湖南人物年谱》第三册,第 620 页)。

二、渴贤仗义的肃顺

在高心夔笔下,肃顺还是一位好贤若渴、仗义疏财甚至多情善感的人物:

> 主人来谈,闻大学士瑞麟奉旨统兵万人,缓急出军固安备夷谋,奏请前御史尹耕云随行。尹公自咸丰八年京师戒严佐办团防事务,材略为时所重,平龄之狱坐监试失察,黜官屏居城南,诵吟不辍,垂一载矣。虽极枯槁,而有澄清天下之志。吾党犹以尹公任事清直,多迕于时,终虑废置。昨始有湖北巡抚胡少保林翼之荐,又将有从军之请,主人好贤如渴,护持激扬,不遗余力,此明徵也。中朝巨公留意人才,咸能若此,社稷之福,岂惟吾党厚幸耶。(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
> 予遂并为杏公道意,力陈所以不欲之故。主人亦感其诚,谋缓颊焉。(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尹耕云(号杏农)是京城文官中坚定的主战派,在朝野有较大的影响力,《清史稿》尹本传云:“英、法合军犯天津,耕云专疏者七,会疏者二,力主决战,上命王大臣集议。与郑亲王端华等议不合,耕云抗辩痛哭而罢。耕云初在礼部,肃顺颇重之,乃是为所憎。九年,科场狱起,以科道失纠下吏议,而耕云以充内监试谴独重,镌二级调用。十年,京师戒严,上将幸热河,耕云代团防大臣草疏谏阻,复自以书抵肃顺,卒不听。”虽然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中尹耕云因任内监试官而获谴,但此为就事论事,并不能说明肃顺对尹实行了打击报复,相反,通过《佩韦室日记》,我们发现肃顺对尹颇为看重和爱护,不仅借机保举其从军参议,而且当高心夔转述尹耕云不欲之故后,又能尊重其意愿,“谋缓颊焉”。果然数日后尹耕云改为“交江南江北督团大臣差委”(六月朔),这里面可能就有肃顺的力量在推动。尹耕云曾作《议清淮镇疏草》,论淮扬总兵官须得其人始能“与上江水陆各军联络一气”,疏草通过高心夔之手转交肃顺奏上,得以施行。

> 诸人因得共读杏公《议清淮镇疏草》,眉生为予手录一通。(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
>
> 夜,主人来谈,以所录杏公疏草授之。(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
>
> 予在肃协揆幕府中,时值户部改并河漕议覆,予与杏公论淮扬既设总兵官,非其人,仍冗员耳,与上江水陆各军,何能联络一气,草奏交裕亭上之,请旨饬下曾国藩遴举,得黄日昇应诏。(咸丰十一年五月二日)

肃顺对尹耕云和高心夔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几乎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而曾国藩被起用为两江总督,肃顺更是起了关键作用(详后)。对于朋友经济上的困难,肃顺表现得十分慷慨:

> 闻李武选贫甚,出六十金,属为李君寿,并致乳饼六匣,盖贡余物也。(咸丰十年六月七日)
>
> 是日晨,主人治庖饯黄氏兄弟行,厚赠资斧,受者殊有惭色。(咸丰十年七月十日)

甚至对于歌伎,肃顺也表现出同情和多情的一面:

> 午后,主人宴客,有乐,一时名伶莲芬、蝶云辈俱在,予始于坐上识之。开筵行酒,似有忸怩之色,可知此辈非无人心者,惜乎其误于术也。……酒散,诸伶托宿斋中。主人属予:“善为护持之,当念此辈无知之人,必使之各得其所也。”予感其言,叹惋竟夕。(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莲芬姓朱,名福寿,正名延禧,字莲芬,道光十六年生,江苏吴县人,工南北曲,书画皆精,“常为张文达(之洞)代绘,又常为潘文勤(祖荫)代书,故有状元夫人之称”①,按张之洞、潘祖荫皆探花,此言“状元”,溢美也。蝶云姓杜,名玉庆,正名堃荣,字蝶云,咸丰二年时年十四,江苏吴县人,“骨秀神清,穆然意远。一颦一笑,不肯委曲媚人。……善画兰,尤爱诵《心经》”②,皆为当时色艺双全之名伶。肃顺愿对她们“善为护持”并“使之各得其所”,可以说是体现出对女性一定程度地尊重和爱惜。至于对待高心夔,肃顺更是情义绸缪:

> 主人裕亭尚书寿予玉辟邪佩印,慰导甚至,感不能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贤才”六字印,盖前一日已报朝考四等矣。(咸丰十年五月五日)

---

① 周明泰:《京戏近百年琐记》(原名《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5 页。

② 四不头陀:《昙波》,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8 页。

主人设酒午宴,为予补寿,以予生日致斋也。(咸丰十年五月六日)

主人来谈,主人忧其将入军机而不能周知天下利病人才,以予决意出都,坚订后约。予自知才力薄弱,又隘闻见,无所小补,不足以塞市骏之意,恪然辞之。(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

主人来谈,见赠资斧极厚。(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劝予及二黄君出都,均为郁邑。主人自处之志屹然如山。(咸丰十年七月八日)

午后主人置酒作饯夜叙,多陈当世之务,因以和平宽大劝之,并坚后约,二更乃罢。予自去年二月始识主人于皞臣斋中,遂承知爱,至今为别,弥用惘然。(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

不仅在高心夔朝考失意时极力安慰,而且处处为其着想,洋兵压境之时,劝高等人出都避难,又厚赠行资,坚订后约,情意绵绵,无怪乎高心夔对之念念不忘:“忆裕亭见待之厚,真有不能忘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高心夔对肃顺的追忆和评价

肃顺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被处斩后,时人反应不一,但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其中包括被肃顺大力推荐过的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中只有两次提到肃顺:

少荃来,与之畧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馀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京师近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恭亲王为议政王,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祐瀛革职。另有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端末矣,因与幕中诸人畧谈时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①

前尚云“服皇太后之英断”,后仅云“与幕中诸人畧谈时事”,似未有鲜明倾向,但在莫友芝的日记中,却将曾国藩此时的立场记录下来:

遇涤老,言丹初有信与申甫,抄上谕一纸,言辅政载垣、端华、肃顺并革职拿问,肃顺又查抄,余五人逐出军机,盖数人者要挟为辅政大臣,然则前所谓载垣等正法,即兼端华、肃顺可知,朝野称快。又奉谕周祖培奏“祺祥”国号,二字同义,当更酌拟,因改明年为同治元年。太后锄斩诸奸,不动声色,其明断神速,盖亘古所无也。又言将起寿阳、常熟两相国,惜二公老矣。(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钦帅招饮,会者琴西、海航、子白、廉卿……元恺佐理,人望不属,万口怨毒,不学非才,难胜巨任。幸元旋一策出自中决,介弟一往,重之敦促,不致任其迁延。董元醇请议垂帘之疏,所持正论痛加驳斥,撰拟大不称,强争得下,其中痄痨可知,佥谓来复后必有更张也。此三逆未发时事。大帅又出湖北来信,则言案发后议三人凌刑,五人戍边。旨改为垣、华赐死,肃顺大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②

涤老、钦帅均指曾国藩,“朝野称快”“太后锄斩诸奸,不动声色,其明断神速,盖亘古所无”云云,无疑是曾氏传递给莫氏的信息。而“元恺佐理”以下云云,当即曾氏与幕中诸人所谈之时事内容,“元恺”为“八元八凯”之省称,八元指高辛氏的才子八人,八恺指高阳氏的才子八人,此处代指顾命八大臣,曾氏批评他们“人望不属,万口怨毒,不学非才,难胜巨任”,贬抑态度十分明显。有的史料云曾国藩当时的反应是“惨然曰:是冤狱也,自坏长城矣”③,无疑是捕风捉影之谈。

高心夔的反应则与曾氏有所差异,他当时退居湖口家中,直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才有所耳闻,尚在半信半疑之中;至九日看到邸抄,震惊莫名,该日所记篇幅颇巨,情绪复杂,今分段剖析之:

---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686 页、687 页。

② 张剑整理:《莫友芝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4、65 页。

③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六《清室禅政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5 辑第 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1 页。另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33—734 页)亦云“曾国藩隐为端肃讼冤”,其对同治八年三月二十日吴汝纶日记索隐过甚,更不足取。

> 大兄以邸钞上谕见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以诈称赞襄政务,轻藐两宫伏诛,肃顺罪状复有诡谋社稷,大逆不道等语。骇极不能置辞。嗟夫,新朝执法不避亲贵,薄天之下,孰不震惊。此三人者,积成巨衅,以杀其身。予居京时,夙亦疑之。窃独深悲吾友裕亭,懵然罹罪若是其极也,命不可赎,哀何可量。东市之刑,诏狱之严已著;寝门之哭,执友之痛无涯。夫罪至大辟,名为逆谋,虽有肺腑密亲,苏、张奇辩,讵足救之哉。然终有不能默默者,则婴、杵所以并命,蒯、栾所以哀号也。

先言自己闻讯骇极失语之态,次书无可挽回之痛,“东市之刑,诏狱之严已著;寝门之哭,执友之痛无涯。夫罪至大辟,名为逆谋,虽有肺腑密亲,苏、张奇辩,讵足救之哉。然终有不能默默者,则婴、杵所以并命,蒯、栾所以哀号也”一段联翩用典,“寝门之哭”远出《礼记·檀弓》“师,吾哭诸寝”,近用李商隐《哭刘 》“平生风义兼师友”之义;合之苏秦、张仪、程婴、公孙杵、栾布等典,既表明自己与肃顺有主宾、师友之谊,又暗示自己曾力谏其不要犯险,然有心舍命,无力回天,只能于其生前哭谏(蒯成侯周 哭谏高祖),于其死后哭吊(栾布哭吊彭越),其中“东市之刑”谓晁错,他与彭越都是含冤而死,高心夔用典隐晦,其中蕴意哀婉沉痛之至。

> 裕亭承荫贤藩,被恩宣庙。咸丰之初,我大行皇帝以其雄干之材,厕诸掌卫之列,包蒙润泽,左右十年。兵兴已来,司农仰屋,裕亭总持部务,有弛毕张,恃其无私,多所搏击。张家口、古北口等关外在昔内营马厂,渐化膏腴,都统餍于漏规,边人饶于盗垦,内府莫识其数,举廷习远其嫌。裕亭感激殊知,建议量勘,果遵实效,亿数可登。弊重不迁,谤书通国,不幸北塘祸作,属车蒙尘,使命既停,怨瑕空在,乃其不学无术,负宠而骄。博陆骖乘,芒生圣主之躬;鼎湖龙升,弓堕斯人之手。力能犯难,智不周身。曹爽昧于恶终,张华梏于尊位。此所谓“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昔贤固已惘悼垂戒者矣。悲夫。

此段接叙肃顺功绩:以“雄干之材”受咸丰信任,理财有得,使马厂之地化为膏腴之田①,但也指出其“不学无术,负宠而骄”是致祸之源,这比曾国藩所说的“不学非才”更加全面准确。“博陆骖乘,芒生圣主之躬”用《汉书·霍光传》典:“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霍光封博陆侯,功高震主,卒致灭族之祸。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以之形容肃顺对新皇室的威胁,也是相宜的;但随着宠信他的咸丰帝驾崩(鼎湖龙升),肃顺也像历史上的曹爽和张华一样,晚节不保,未得善终,令人怅惋。

> 故稽其功罪,义各有归,直道在人,谅非阿比。夫荐贤勤国,在职为忠。今总督两江曾公国藩,我大清柱天维地之臣也。当其再起视师,檄募湘汉,统率之权未一,储胥之仰无资,勋大见疑,事艰虚助。裕亭开张宸虑,畅导群言,秉节连圻,实烦推毂。会予客其私第,为之削草再三。踌躇之志,悃款之容,固亲见之,辇下闻人,颇被容接,所知善类,不惮保全。至于倾财屈体,以徇友谊,又其天性然也。往尝论其负气敢言,而不能无憾焉。岛夷犯顺,侮逼乘舆。七校奔惶,三山灰烬。怀柔之议谁纳,震叠之威不扬,此则苟忍无谋,戴天含耻,而三旬之祝暇方新,南府之声歌递进。曾未闻袁安王室之涕,中山乐作之悲。是其点污圣明,忘心匡救,速戾良所不免,清议于以哗然。予辱投分之深,真惭忠告之雅,颠危至此,负我裕亭矣。悲夫。裕亭所抱憾者在彼,而所声罪者在此。窃不知托孤寄命之判然两事,大逆不道之生于转瞬也。虽然,非裕亭则自为之,岂朝廷独有所苛乎哉。嗟嗟,悲夫。此不可言矣。

此段再论肃顺“荐贤勤国”“倾财屈体”之功和“点污圣明、忘心匡救”之过,与上段在逻辑上有所重复,但正反映出高心夔当时心情的杂乱,以致章法不够严谨。此段确认了咸丰十年肃顺对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保奏之功,因为当时奏稿正是经高心夔再三修改,后由肃顺递上,“开张宸虑,畅导群言”,终于使曾国藩获得实权和信任,得以成功镇压太平军,挽救清廷于垂危之际。刘体智认为:

① 《佩韦室日记》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记有此事:“主人来谈,直隶、山西边境及张家口马厂空地顷亩以亿计,嘉道以来,游牧少而开垦多,其土肥饶宜谷,又近年九月始霜,非往日苦寒可比,已建议税籍募垦,岁收额租,计已经私垦之地令皆入租,以前不问,亦当数百万金。予忧其奉行无人,恐利不归国,而害已及民。主人固言颇有把握,某处副都统庆云亦廉能可用,已交其妥为办理矣。”

“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狝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颇足彰明一朝盛治。”①其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言肃顺能够礼贤下士,轻财重义,除《佩韦室日记》中所载外,后世史家亦多言之,此处不赘②。

对于肃顺的具体罪过,高心夔也没有讳言,指出战不胜,和难成,使天子逃难,本是戴天大耻,但肃顺等仍投帝所好,进献南方歌伎,此为肃顺一大罪状,户部给事中陆秉枢上疏,“将咸丰帝不归及纵情声色归罪于肃顺等人在以声伎进奉”③。然高心夔言肃顺之功时系亲眼目睹,言肃顺之罪时则只能道听途说。即如咸丰耽于声乐,恐更多系皇帝个人癖好,不能一味指责肃顺的媚上④。所以高氏最后幽幽说了句:“岂朝廷独有所苛乎哉。”

大约十二月九日高心夔初闻肃顺的噩耗,震惊之余,记述难免不周,仅过数天,意犹未尽的高心夔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里,又对肃顺的为人和功过做了回忆与评价,因史料重要,仍逐段剖析如下:

> 忆裕亭见待之厚,真有不能忘者。予戊午赴京,故人龙君皞臣(汝霖)要入其寓,裕亭则皞臣旧居停也,因以知予,亟见造请。予方闭户事策科之业,数避不见,迫乃见之。时壬秋、皞臣、篁仙在坐,痛饮畅谈。予觉裕亭名重,又所论国事无所陈说,裕亭竟以简慎见许,未几,遂厚聘焉。居年余,款洽甚至。予薄有闻见,恒得尽言。

此段先忆两人交往缘起,肃顺通过原来的家中西席龙汝霖认识了高心夔,当时王闿运(壬秋)、李寿蓉(篁仙)都在座,肃顺对高心夔大加称赏,厚聘其为新的西席,两人相处年余,“款洽甚至”,经常畅所欲言,故高心夔对肃顺性格和事功都有较深的了解,有当然的评价资格。

> 裕亭材气过人,任事不厌劳琐,小不谐意,虽强弗避。居常谓人谦抑为虚让,循例为肤庸,矫亢行之,以召大咎,不能为吾友讳也。予数举此规诤,亦自知其不免。惜乎,有大志而不克就,则命矣。

此段评论肃顺的性格,精准深刻。肃顺有才干,做事不惧繁难,但性气高强,有不如意之处必强争不让,常谓谦虚低调就是虚伪做作,守规蹈矩就是平庸无用,因此肃顺反其道行之,做事高调任性,不避嫌疑,毋庸讳言,这正是他招引大祸的原因。高心夔旁观者清,曾屡次规劝,但自知其难以改变,因此对肃顺的壮志未酬,只能付之一声叹息。

> 夫裕亭在户部,库藏稍有余蓄,旗丁减折银饷才足四成,冻馁不能操艺,裕亭渐为计画,增复八成,旗丁具感朝廷盛德,颇思效命征讨,而疲弛日深。裕亭为予言,兵知恩乃可执法,具食乃可使攻,吾以宗室受恩殊等,不能为国家平一方之寇,与曾、胡诸公辉映本朝,有愧男子,今旗丁渐见欢跃,气或可用,吾欲奏请合选万人,督往昌平、北山、马厂空旷之处,布集营堡,朝夕讲练,少备边警,万一圣上念我精力方壮,可胜偏裨,便当驱策勍旅,戮力疆外,即死不憾,且贤于多口中伤也。夷犯天津,七营旗兵无老弱皆征调,应敌大溃,不可复振。向使裕亭之志早行,未必无助。不成天也。不获致命遂志,而重以大逆见诛,其尤大不幸哉。

此段系从积极的一面评价肃顺的这种性格,使其能够忠勇许国,勇于任事,在户部任上能有不少作为。如使库藏增加,旗丁被减折的银饷增复,“旗丁具感朝廷盛德”,并拟筹建新的旗兵劲旅。有的学者认为肃顺在户部“减发旗人薪俸”,以致遭

---

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81 页。

② 可参看杨华山:《肃顺新论》,《学术月刊》1997 年第 6 期;梁严冰、马晓晖:《肃顺集团与晚清政治》,《求索》2006 年第 7 期;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

③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第 241 页。

④ 据王汉民、刘奇玉编著《清代戏曲史编年》(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咸丰曾多次宣召演戏,如咸丰十年三月,为准备“万寿”(咸丰三十岁生日),“文宗令升平署挑选陈金雀等三十名民籍学生入宫演戏……六月,圣寿,遍征梨园演剧于同乐园,诸王大臣皆前往观看,而英法联军已兵临城下”(第 240 页);十一月,“召升平署内外人等,俱赴热河行宫承应”(第 241 页);咸丰十一年四月五日,“潍县籍皮簧艺人董文,由内府挑选,在热河行宫为帝妃演《文昭关》《审刺》《沙陀国》等剧”(第 242 页)。《佩韦室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三日亦载:“闻京师名伶皆赴热河行在供奉。”

旗人衔恨①,事实似乎恰巧相反。

> 上尝不豫,太医院进方药无验,裕亭与载垣同以陕医陆某奏御,幸能差可,当时内廷诸王、军机大臣,方停召对,人心疑恐,几谓君侧将有异图,数日后惇王、恭王、醇王始得召见,外廷群议寝定。裕亭不于此时引退,日与祸居。又尝减省中宫膳夫,稽核严峻,其指撝诸内监,常有不堪之色。嗣皇承统,益负定策功高,出入禁近,心爹体忲矣。夫人尊宠既盛,鲜不倾危,况其意气雄人,率衷武断者乎。雷霆下击,何物不靡,白日昭昭,不照覆盆。既恶有邱山之重,名在凶顽之条,豪末之善,隐晦之行,谁从睹而记之。《书》曰:"无启宠纳侮,无侈过作非。"可不慎欤,可不慎欤。(十二月十三日)

此段则从消极的一面评价肃顺的性格,由于肃顺常以"谦抑为虚让,循例为肤庸",行事"矫亢","率衷武断",且自负功高,身心逐渐放逸骄纵,出入禁内不避嫌疑,像有次给咸丰推荐治病的大夫,幸亏有效,但已让诸王公大臣侧目以视,怀疑他对君王有不轨之心;但肃顺仍不知引退,又裁减宫中官吏,轻辱内监,"稽核严峻",和内宫关系也非常恶劣。长此以往,遂招杀身大祸。即使曾经做过的那些利国利民之事,与那些被官方定性的巨大罪名相比,也不过是"豪末之善,隐晦之行",不会有多少人真正记得。

高心夔既不否认肃顺的勋功伟业,也能够直面肃顺性格中的缺陷,可以说,他对肃顺的评价是相当客观的。同治四年,高心夔作《中兴篇》长篇七古,歌赞曾国藩的伟业与同治朝的中兴,以及咸丰帝为同治朝中兴奠定的基础,其中涉及肃顺的几句也表达了这种观点:"文宗诒谋深且奇,默祷申、甫当倾危。翰林潘卿谏台赵,荐疏但入皆鎮颐。侍臣故有造滕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稷它何知。乌虖受遗左军桀,倏忽谋逆丞相斯。君亲无将与众弃,不济则死忠成欺。国家除恶方务尽,功轻罪重谁敢疑。谬哉区区掷要领,不睹告庙分封时。"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引此数句后指出:"盖痛其坐逆之诬,且追述其运筹之秘。功罪相掩,是非遂湮,虽徇私恩,亦关公论。"②郭说似有未契,"君亲无将"与日记中所引"人臣无将"同义,此数句仍言肃顺有忤逆("将")之举,以致众叛亲离,忠亦成奸,功轻罪重,惜而不冤。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高心夔又与西席周相成(端萌)谈及肃顺:"端师又论肃裕亭精核才也,张汤、赵广汉之徒,犹或不免,况桑、孔乎。至于矫匿诏书,面拂二圣,以干不臣之诛,其无智术,亦可伤矣。古今与人骨肉,临大难而涉私图者,几何而不屠僇也。"二人仍然是既惋惜肃顺的才能,又痛惜其的不智不臣。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高心夔再次回忆起肃顺:"又闻怡、郑伏法后,其世职竟未革除,仍有择人承袭之意,皇家亲亲念旧,恩眷如山,独悲裕亭以偏长可用之身被诛,圣治光昭之世,其为诟耻,更复何如。"当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的世职仍择其后人承袭时,唯独"偏长可用"、有着治世能力的肃顺不得此恩眷,不由引起高心夔的伤感悲悼。高心夔对故友的怀念如此长久、真挚和深沉,亦足令人敬佩。故夏敬观《学山诗话》云:"肃顺用事,数起大狱,顾颇礼士。及事败,往来门下者皆避之,独伯足有生死之谊。"③

曾国藩也好,高心夔也罢,辛酉政变他们并未参与,只能单方面接受政变胜利者发布的信息,加之强大的传统君臣观念的影响,对于朝廷宣布的肃顺的种种悖逆罪名,他们也只能选择相信,"谁敢疑",也不愿去疑。辛亥革命后,因不满那拉氏专政之弊,为肃顺喊冤之人逐渐多了起来,王闿运的《祺祥纪事》始发表传世,他还有一番话被王伯恭记录到《蜷庐随笔》中:"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军书旁午时,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策,故能成中兴大功。显皇帝上宾,毅帝幼冲,廷臣咸主垂帘之议,肃顺力遵先皇遗训,誓死不从,

① 参见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第二章"敛财筹饷"第四节"减发旗人薪俸",其中所论基本为肃顺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任户部尚书以前之事。

② 郭则澐:《十朝诗乘》,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5 页。

③ 夏敬观:《学山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40 页。

于是坐以大逆,斩于柴市,而听政之礼始成,殆冤案也。”①但大约也是清社已屋后的言论。黄濬亦云:“按端、肃之狱,乃晚清极大政变,那拉氏所以得垂帘训政,迄于同、光二朝,开女祸之奇闻,备覆国之秕政,实以此狱为最大关键。……从政绩上论之,当咸丰末年,文宗荒淫,国中蜂扰之时,其一切规划,后来赖以中兴者,皆肃顺之功。”②钱仲联承黄氏之说,所述更为夸张:“使肃顺不死,则慈禧决不能擅权,国事大有可为。海军之费,决不至移作颐和园之用,而后此甲子、庚子之役皆可免,清社亦可不至于亡。肃顺死而此局全变矣。”③然平心而论,依肃顺烈火烹油之性格,当政必不能长久,若辛酉政变胜利者是肃顺,他恐怕很难调适与慈禧及诸王公大臣的矛盾,政局未必平稳,同光中兴之局亦未必出现。说肃顺为同光中兴打下基础、立下伟功无疑是事实,说其当政则清廷大有可为,不至灭亡,则实不敢苟同。

然而不论如何,肃顺的遭遇令人感慨。在一个趋于保守、不断沉沦的社会,循默无为、与世浮沉,可以苟安偷且,甚至浑水摸鱼;慷慨任事,超拔有为,往往遭人嫉恨,备受打击。凡做事即有利弊,利为众享,弊须独任,故历来能极高明而道中庸者罕见,改革者鲜有理想之结局,此亦黑暗时代之必然。因此肃顺之悲剧,虽可说是一种性格悲剧,但同时亦为一种时代悲剧。

四、高心夔笔下的晚清社会

高心夔于咸丰十年七月出京返乡,目的地是江西湖口。他一路南下,经河北保定、顺德、邯郸、卫辉,于八月六日渡过黄河;然后经河南郑州、南阳、新野,于八月十五日抵达湖北樊城,觅舟下武昌,经樊口、蕲州,于九月七日抵江西九江府,正好赶上家中诸兄弟前来应科试,遂在此逗留,待毕试,于九月三十日一齐返回湖口;之后乡居读书,料理家计,咸丰十一年和同治元年分别曾去安徽东流和安庆谒见曾国藩,其他时间多在湖口活动,即使避乱他徙,踪迹亦未出九江、南昌一带。但是,由于高心夔所结交者多有国家重臣或社会名流,因此其日记对重大时事仍有不少揭示,其乡居时的见闻对了解晚清社会状况和生态也有助益。

如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当北犯至天津时,作为朝廷柱石的肃顺,得到的有些情报简直匪夷所思:

> 午访杏公,温孝廉世京、李若龙太史前后至,谈久之。温字凤楼,尝在天津理粤东会馆事,深悉彼处情形,又言潮匪助夷,可以利诱散之。予要来园,许以明日,予遂还淀园。主人来谈,闻各事奇甚。(七月十二日)
>
> 是日午,温君至,言天津诱致潮人事不可为,盖夷人拘禁严密,无郤可乘也。午后主人设馔,询夷情甚悉。酒散后,谈夷人钩赚滨海居民,择其肥者置海中饵海参,海参闻人肉香,群啮之,提人取参无算,人则体无完肤,奄奄垂毙矣。稍加饲养,又钓如故,一人数次,亦必死也。居民贪夷人利,动为所杀,至今不悟,类皆如此,可哀也夫。(七月十四日)

温世京是广东梅山人,道光己酉科举人,曾在驻天津的广东会馆理事,作为有机会接触洋人的人物,他报告给肃顺的夷情居然是洋人用活人来钓海参……。无怪乎满堂文武会相信那些“洋人膝盖不能打弯”“狗血便溺可破洋炮”之类的天方夜谭。国脉至此,真是危如一线。

再如官场之间的相互倾轧,日记中亦曾涉及:

> 东云言顷自省中来,闻杭州之役,将吏分别治罪,藩司林福祥、提督米兴朝均递至衢州军前正法,经巡抚左宗棠奏拟戍边者十三人,弥之与焉。弥之与左有姻,不为挠法,可也,而左顾许以开雪,乃背地中伤;李次青亦偾军,将承左意还楚筹捐,既发,即极疏论死;数君罪诚有之,左亦残险可畏矣。常州之役,总督何桂清递系刑部狱,吴士在台谏者连名疏论,必欲置何极刑,刑部尚书赵光与何俱滇产,引睿庙圣训,反复争之不得,何遂弃市;赵愤吴士气盛,遽劾安徽巡抚翁同书连失凤、寿,与苗练浮沉取容,既不先事防维,又不以死勤事,与何罪相当,翁亦弃市。翁,常熟人也。国朝颇无党祻,恐自此肇争,使人担

---

① 王伯恭:《蜷庐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四辑)之“王壬秋年丈”条,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11 页。

②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625—626 页。

③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 196 页。

> 忧朝局。东云、敏泉去。予还草堂湾。(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陈对山号东云,江西人,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曾募兵往浙江与太平军作战,赴援杭州,未至兵溃。陈对山熟悉前线军情,然所言真伪不一。如力保何桂清的是祁寯藻和彭蕴章之流,而非赵光;而翁同书之系狱,主要由于曾国藩的弹劾,亦非赵光始作俑者,此处信息不确;但陈对山与邓辅纶(字弥之)相熟,所言左宗棠弹劾诸人,却有相当的可信度。更为重要的是,借此真假相杂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官场的党争和倾轧已有相当明显的迹象,才会在高心夔等时人心中产生"党祻,恐自此肇争"的担忧。

又如对官军扰民的描写,日记也着墨颇多:

> 是日闻九江镇总兵普承尧军溃于建德,爰有戒心。(咸丰十年十一月九日)
>
> 是日叠闻彭泽不守,普军尽弃兵械,散至湖口,所经乡镇多被劫掠,湖口新筑坚城,无一守兵,反见野掠,人心大恐,逃徙者蚁续于道。(咸丰十年十一月九日)
>
> 贼退据箬子港,距湖口尚七十余里,而普军溃勇在马影桥强住民舍者失火延烧市庐,讹言贼至,号窜失所。(咸丰十年十一月九日)

对于湘军中最能打仗的鲍超"霆字营"的纪律问题,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 得仲牙口信及韫山兄书,闻鲍提军兵勇经湖口,居民大被骚扰。吾家方移居团鱼墩村舍,中途遭胠箧之害,仲牙几受窘辱,时事如兹,民不堪命矣,予浩然有归志。(咸丰十一年四月十日)
>
> 是日同偲老入城,看申夫,因论鲍提督将略,非徒以勇胜也,常有畏惧备敌之心,故无大败,又能不伐其功,真名将矣。晚,偲老还舟,申夫为予歌秦声,快甚,快甚。人又言提军天性贪湎,部下以杀掠为能,不少约束,异乎申夫所言,予家曩被鲍军途劫行橐矣,此岂仁者之师耶。(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
> 鲍提督兵过湖口,居民汹汹。(咸丰十一年十月五日)

虽然李榕(申夫)为鲍超辩护,但高心夔以自家的亲身遭遇表明,鲍超军队实际上纪律败坏,以杀掠为能,此已预兆出曾国藩对军队制度和军规建设的破产。然而,人民却要仰仗这样扰民的军队来拯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官与兵如此不堪,绅与民又如何?请看以下数则《佩韦室日记》:

> 近时省城绅团局中挟妓饮酒,父子同席者有矣,士大夫倡为耽乐,俾昼作夜,晏然如燕雀之处堂,厝火积薪,祸必及之,而醉生梦死,举国若狂,曾不知清江之乱、常苏之变,滇寇所以扰川北,英彝所以窥京师,大都坐此不少觉悟而自速灭亡,殆哉,岌岌乎事不可为矣。(咸丰十一年二月二日)
>
> 是日舟行四十五里,泊杨家渡,从者与同舟诸人登岸,造一村中,居民相聚,诵耶稣咒者百数十人,男女杂糅,坐卧一室,见诸人皆愕然。嗟乎,王道衰弛,圣教凌夷,愚民信附訞邪,趋之若鹜。粤西逆举此,实为倡东海岛彝肆行内犯,为人上者抵死徇名利,不复知谋国本、遏祻萌,视蚩蚩之氓日即于水火而莫之救,使贾长沙、韩昌黎诸公生今日,其伤心惨目又当何如哉。(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
> 乡民讹言养鸡过霜降,食之腹溃出蛆,一时烹宰略尽,至以香楮送毛骨山厓水次,祝而弃之。星子、都昌及吾县百余里间,势颇汹汹。嗟乎,愚蚩浮动,乃至于此,非吉象也。七八月间,湖北潘乡围妖民,或降马脚祠请杨泗将军,将军,妖神也,附民言:今年九月当大水,高夏水三尺。乡人皆恐,有逃徙者,乡中豪杰因共缚为神言民,过九月,将鸣于官而杀之,颇善于止妖。世方扰乱,苟民心不靖,废业悲吁,则邪沴干正,灾气应之,以致饥疫。非兵革,有司置若罔闻,非爱民矣。(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
> 闻祁门、黟、绩溪等县饥民相食,始犹聚啖道馑,今则一家自相烹宰,数十里无一居人,真前古未有之奇厄矣。此数县之贼出掠者亦饥疲不能力战,官军朝夕防御,欲令聚歼山壑间,周余黎民同归于尽,哀哉。(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挟妓饮酒,居然父子同席,恬不为耻,礼法制度荡然无存,而士大夫昼夜狂欢,醉生梦死;平民百姓,或崇信洋教,或信谣自乱,或饥疫相继,自相烹宰,这是战乱岁月中江南社会的真实写照,览之使人慨然。

除此之外,《佩韦室日记》还记录了高心夔为营葬父母,在九江各地勘查风水、寻脉望气的过程,这是非常有用的民俗学资料;高心夔长于文学,所结交的人物多有文学名家,高心夔常与他们谈文论艺,其内容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高氏又

是篆刻名家,日记中多载治印之事,可供研治艺术史者参考;高心夔拥有较广泛的人际脉络,通过他的日记,可以考订不少名人的生卒年、行迹以及高氏对他们的看法,等等。本文对《佩韦室日记》所做的一点介绍,无疑挂一漏万,希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Su Shu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Recorded in *Peiwei Chamber Diary*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puted scholar Gao Xinkui (高心夔) once served as a private secretary for Zeng Guofan (曾国藩), and later became a private tutor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powerful high-ranking official Su Shun (肃顺). Although only a small part of his manuscript diary entitled *Peiwei Chamber Diary* (《佩韦室日记》) is still existent, it keeps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Su Shun in it,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actual image of Su Shun in historical reality. The tragedy of Su Shun is undoutedly a character tragedy, but i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n epochal tragedy. As *Peiwei Chamber Diary* record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ecolog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Gao Xinkui (高心夔), *Peiwei Chamber Diary* (《佩韦室日记》), Su Shun (肃顺), the late Qing society

(责任编辑 管 琴)